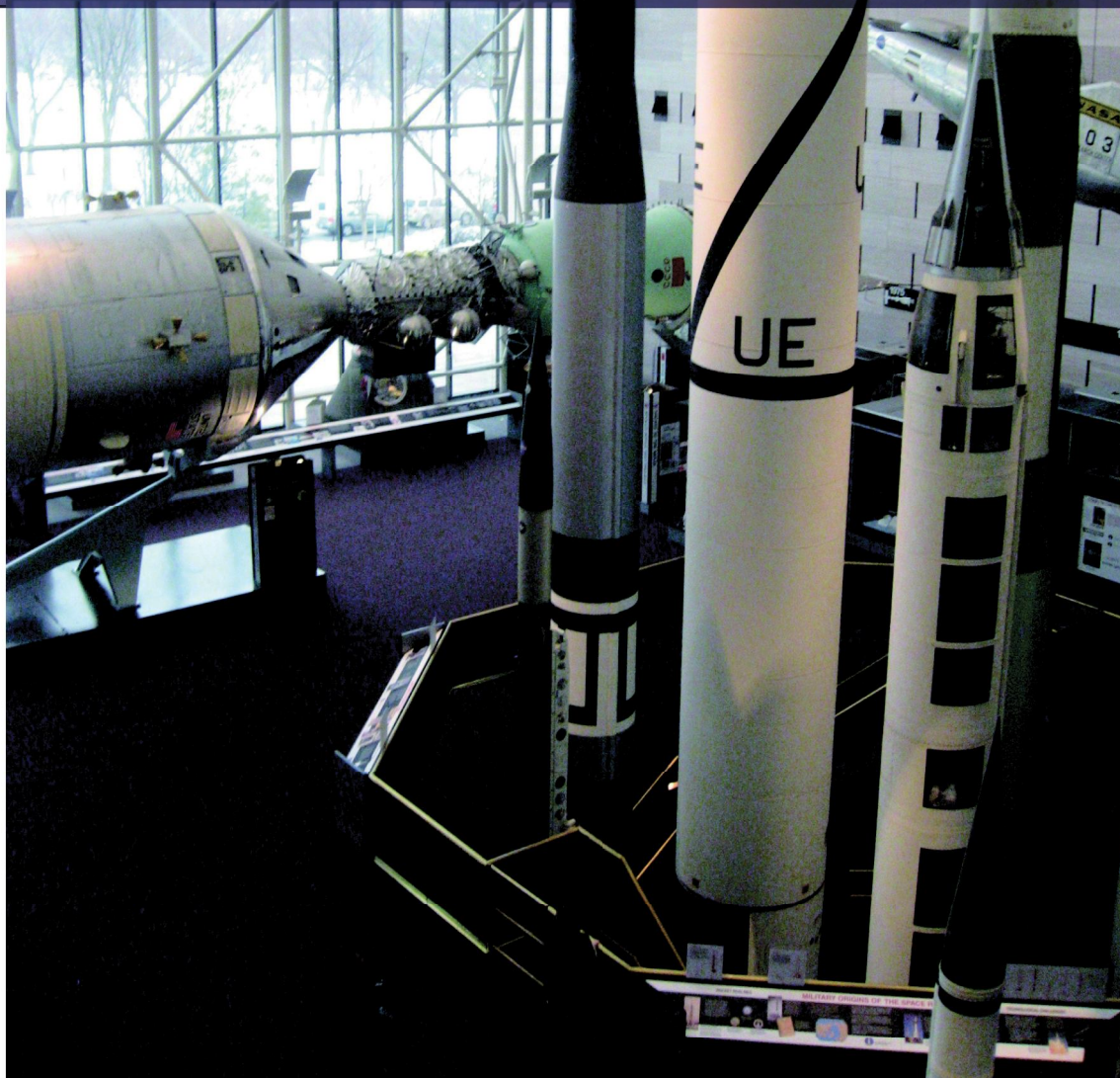


## 另一種說故事的手法

——參觀美國史密斯機構兩間博物館有感

文圖 · 徐暉



圖一：太空梭——國立航太博物館中展出模擬用與實際用過的太空梭與火箭

提起「博物館」這個詞，我們一般的印象是什麼呢？如果說要造訪一間博物館，或者去看一個特定的博物館展覽，我們會期望看到什麼、有什麼樣的參觀經驗呢？其實，博物館不僅是讓人觀賞舊東西的陳列室；它也可以是個予人新的觀看角度的場所（a place where you see in fresh ways<sup>1</sup>）。甚至，博物館也可以是灌輸或宣傳某種價值觀的舞台，或政令宣導的場所。

同樣是陳列舊東西、同樣是述說「歷史」，展示的手法可以不只是平鋪直敘，也可以不只是（自認）客觀地陳述事件；美國史密斯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國立美國歷

1 Holland Cotter, "Leaving Room for the Troublemakers," New York Times, March 28, 2007.



圖二：NASM入口大廳的“Milestones of Flight”展示，展出Apollo 11的指揮艙、火箭、太空船等科技產物。這些「里程碑」總能吸引觀眾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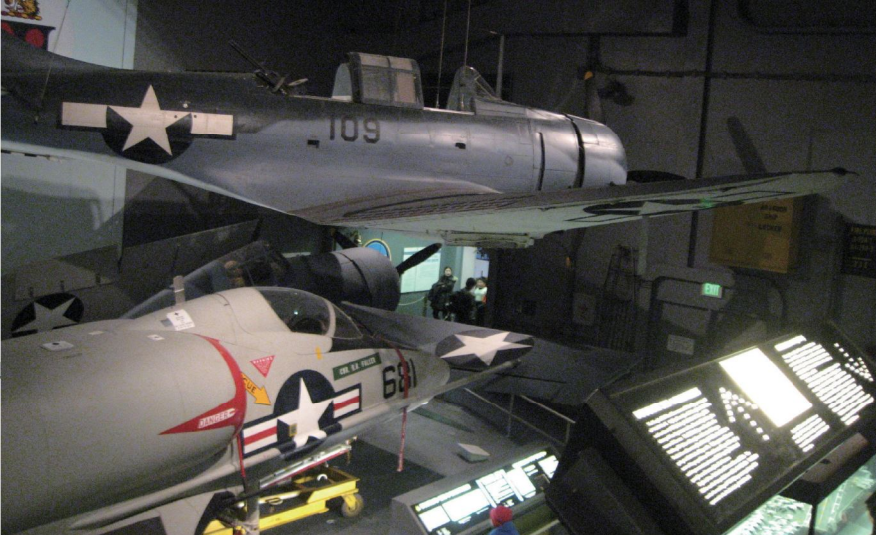


圖三：Fokker-T2的說明牌

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以下稱為NMAH）和國立航太博物館（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以下稱為NASM）就提供了幾種有明確「主旨」甚至強而有力的訊息（message）的敘事手法。

初看“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這個名稱，筆者的第一印象（及臆測）是，這應該是一個有關航太科技介紹及航太史的博物館。看著博物館網頁照片中有著早期螺旋槳老飛機及火箭模型，以及博物館摺頁上所標榜的——探索科學、歷史、科技（Science, History and Technology）的博物館，筆者期待著一個「飛行史」及「航太科技介紹」的博物館。另一方面，筆者也有大學同學推薦這間博物館要筆者參觀，所以當筆者造訪NASM時，非常期待能有「寓教於樂」的參觀經驗。事實證明此行的確很寓教於樂；問題在於，這間博物館「教」給觀眾的是什麼呢？

NASM的展廳，可以簡單分成東西兩半：東側偏重「航空」與飛機（aircraft）；西側偏重「太空」與spacecraft（圖一）。一進博物館，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大廳（也就是東西兩半之交）裡眾多飛行器及航太科技產品（如衛星之類）和「會飛的武器」（如飛彈）的展示。細讀旁邊的展板和標籤，對於這些物件的介紹，科學技術知識面的東西極少，反而主要偏重於其在美國航太史上的地位，或豐功偉業。對喜愛這類航太科技產品的觀眾（包括筆者本身）而言，看到史上有名的飛行器陳列在眼前是非常珍貴的經驗；即使對歷史不太瞭解，但看到真正的衛星——不論是否出過任務——擺在自己眼前，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事。不過，細看館內的各個展覽主題，以及對每個飛行器的介紹，就會發現——其實這些展覽多半不以科學技術或知識的發展為介紹重心，反而都隱含了以下主題：美國國力的展現，以及對航太科技發展的鼓勵；而這個館核心目標更展現於介紹各種「（航空及航太史上）歷史性里程碑」的展覽。比如Milestones of Flight（圖二）、Jet Aviation這兩個常設展覽，主要展示一個個各種不同年代的代表性飛行器，呈現了「美國」的航空科技演進的歷程，但這些飛行器的選擇通常是在美國史上具有正面代表性、或者有「功勳」的機體，例如：第一架直接飛越（中間不停頓休息）大西洋的飛機（由林白駕駛）、武器競賽中的登月小艇、二次大戰期間被美國捕獲的德國飛彈等。對於機體的介紹也是，如美國空軍使用過的飛機Fokker T-2（圖三），展品說明僅提到它的歷史，而鮮少提到其設計上的特性，或它在工業史和科技史上之角色。觀眾在展示中看到的，是包裝在科技成就中的——美國在戰爭與武器方面的發展歷程。



圖四：NASM一個模擬航空母艦的展廳。此展覽介紹戰時空軍在航空母艦的生活，及他們在戰時的貢獻。



圖五：虛構展覽「史密斯機構第一屆航空展1913」的入口

為什麼一間科技博物館會帶有宣揚國威的訊息，甚至暗示及鼓勵科技與武力發展的正当性？這是因為，身為一間「國立」博物館，NASM成立背後有其政治因素。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評論過該博物館的展示走向<sup>2</sup>；而在這三十年來也不乏人批評該館對二次大戰美國戰功的頌揚而忽略戰爭的負面影響。接近三十年後的今日，NASM仍保留數個當年的常設展。Michal McMahon在1981年指出<sup>4</sup>，NASM的成立是基於國會的期許。早在1946年，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國會便構思成立一間與飛行相關之國立博物館，並通過飛行博物館法案（the Air Museum Act），以紀念二次大戰期間飛行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特別是帶給美國人的——貢獻。此外，來自軍方、政界與企業界的說客們更希望能確保飛航本身的未來發展，因此在1946年成立的National Air Museum（今日的NASM的前身<sup>5</sup>）便帶有「強力鼓吹飛航科技發展的正面性」以及「鼓勵年輕人追求致力於發展飛航科技以維持美國的偉大」（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aspire to great deeds of technological aviation thus to keep America great）之色彩（圖四）。

不過，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在今日能成為一間受歡迎的博物館，絕不可能僅靠著帥氣又尖端的展品（誰不想看看真正的太空梭和衛星？）和包裝過的意識型態與愛國主義而已。NASM依然有一些以科學性知識和教育性為主的展覽，在介紹科技史方面也有富有創意的展示構想。例如常設展Early Flight展廳就標榜其展出的是“The（First Annual）Smithsonian Aeronautical Exhibition 1913”（史密斯機構第一屆航空展，1913年）（圖五）。其實史上根本沒有這個展覽——這個展覽完全是虛構的。NASM的策展理念並非要重現或重建一個過去的展覽，而是藉由創造一個過去的、懷舊的展覽氛圍，以及運用該館原有的收藏，建立一個具有1910年代風格的、商品展風格（trade show style）的展覽。由於背景設定在1913年，所以展板的用字遣詞，都要從當時的模式來思考，展板上所介紹的是（當時）最「尖端」的科技以及航空科技的發展；展場中播放的影片都是黑白的，當

2 見Michal McMahon, “The Roman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刊於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2, No. 2 (1981), pp. 281-296。

3 如Susan A. Crane於1997年的“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 刊於History and Theory 36:4 (1997), pp. 44-63。

4 見Michal McMahon, “The Roman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刊於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2, No. 2 (1981), pp. 281-296。

5 到了1966年，National Air Museum更名為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擴大原有的規模，並於1976年重新開幕。



圖六：「史密斯機構第一屆航空展1913」內部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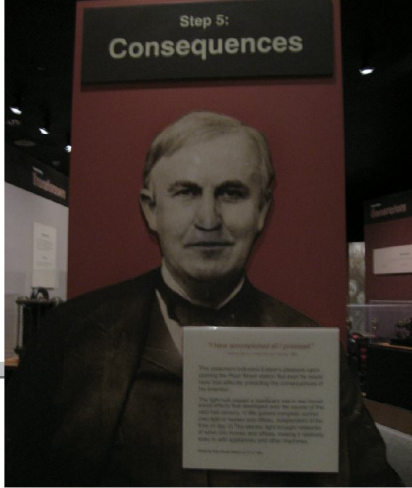
圖七：NMAH展覽Science in American Life一景。該展覽透過各個不同時代「場景」的設計，說明不同時代階段科學在美國生活中的應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探討科學如何影響甚至形塑美國人的生活。

然也不會有電腦和數位互動器材，只有錄音和照片，展覽內容也一定包括當時最紅的航空界名人萊特兄弟。透過這個展覽，NASM不僅傳達「由1910-1913年間看起來很新穎的」航空相關科學知識給大眾，更藉由這樣一個從色調到陳列手法都很「懷舊」的展覽（圖六），讓大家體會或想像將近一個世紀之前，人們看到航空展時的興奮感。筆者個人認為這個展覽雖然展示內容及視野（vision）仍不脫NASM歌頌航空發展及美國科技偉大之一貫風格，但是展示的調性起碼非常符合這個展覽所欲塑造的trade show的風格，畢竟商展本來就是大力捧高所展出物品的價值與神奇的高科技；更有趣的是，它依然達到了教育功能，而且不僅是科學知識上的，更透過展覽美工設計、歷史性展品，以及巧妙的文字思維邏輯來重現了一世紀前的歷史，使觀眾不僅能瞭解一世紀前的航空科技發展，更能夠想像二十世紀初期人們可能的生活樣貌、上流社會的時髦與流行感，以及科技對當時人生活的衝擊。在幫助觀眾瞭解過去的歷史方面，筆者認為這個展覽算是成功地提供一個展示範例。至少，它這種「時空錯置」的手法，也會刺激觀眾思考一下而不只是看到什麼就照單全收，反而會令觀眾與其對話（及找碴）：到底這個展覽在幹什麼？它介紹的那個時代的內容及使用的布景不正正確啊？

同樣是介紹科技史，也同樣是史密斯機構旗下的國立博物館，國立美國歷史博物館（NMAH）採取了與NASM迥然不同的取向。對於NMAH這間「歷史博物館」，筆者本來沒有抱持太多的想像，認為大概就是一間展示美國過去幾百年殖民、擴張的歷史的博物館吧。即使看了網頁上的圖片也沒有太多想像。但是實地參觀後才發現，筆者真的把NMAH想簡單了。NMAH不僅是單純介紹美國的歷史、社會史或科技史；它其實是自科技、社會、生活等面向中抽取一些元素，作為其展示及敘述歷史的切入點。科技發展是NMAH介紹美國史的一個切入點；工藝發展亦然；甚至飲食、衣飾流行、影音媒體中的偶像及流行元素等衣食住行育樂面向，都可以是NMAH切入美國史的題材。誠如Michael Stratton所指出，NMAH一向採取紮實的博物館學取向，將歷史脈絡與該館在工程學、交通或印刷等方面的展覽相整合<sup>6</sup>。NMAH曾經閉館數年進行更新，於2008年重新開放；雖然重新開放，該館仍忠於它特有的策展走向。

其實NMAH原本是「歷史與科技博物館」（Museum of History and Technology），

6 見Michael Stratton的評論於“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History: ‘Engines of Chang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31, No. 2 (Apr., 1990), pp. 271-277.



圖八：Lighting a Revolution其中一個「展覽主題」的展板——第五步--實驗結果。



圖九：Invention at Play展覽入口一景

在1980年才改名成現在的名字，因此可以想見，該館具有雄厚的科技史展示背景與科技相關收藏品。在對於科技史的呈現上，NMAH較前述之國立航太博物館（NASM）更擅於用「物件」來說故事，將工業科技發展史與（美國的）生活史相結合來介紹的能力也更強（圖七），不像NASM的科技介紹就像是尖端武器演化史，但是缺乏介紹武器誕生於美國的社會與政治情境等背景知識。NMAH的策展手法，在此舉以下幾個展覽為例：

**America on the Move**：以交通史的角度切入來談美國交通設施與交通工具科技的發展，依照時間順序（chronological order），藉由不同年代的汽車、馬車零件等引人注目的代表性歷史物件和檔案照片的陳列，勾勒出美國鐵路、公路的發展及其對拓荒時代的發展和對美國整個擴張過程的影響。此展覽不僅是交通科技發展的介紹，更是透過這個編年史說明了交通和美國社會的發展，以及版圖擴張的過程。

**Lighting a Revolution—Electricity Hall**：這個展覽是介紹「燈」的發明（與電力應用的發展），以艾迪生的研究（與成就）史和美國後續在電與燈的研究發展史及電力應用對美國生活與科技影響為主。值得一提的是，該展覽雖然採用年代為軸線（類似編年史），但是在展示子主題的設計上不是以時間點為主，而是採借科學實驗進程與步驟，將展覽分成「前提」、「假設」、「實驗結果」、「證據」等主題。也就是，早期的理論研究介紹自然就是「前提」、「假設」等項目，後續的“研究成果”（電燈的發明）及二十世紀相關科學發展就是在「實驗結果」項目了。這樣的設計固然期望能創造出一種讓觀眾來體驗科學研究的進程與「辨證過程」的精神，但是觀眾可以領略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圖八）。

**National Treasures of Popular Culture**：這個展覽主張音樂、運動及娛樂都是構成美國文化的重要元素，因此這個展覽展出的物件是大眾文化中的代表性物件，如音樂劇「綠野仙蹤」扮演主角桃樂絲演出時穿的紅鞋；拳工阿里的拳擊手套；奧運選手的獎牌及穿過的溜冰鞋等與奧運相關之個人物件；知名電視節目的布偶等等。

**Invention at Play**：這是該館少數的互動式展覽。透過各種互動式媒材，以「玩」的角度來探討「發明」，並介紹發明家的故事和發明的背景（如何從「玩」當中發明新科技的過程）及發明史，並讓觀眾透過動手玩來體驗發明的過程（圖九）。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A Glorious Burden**：這個展覽並不是介紹美國總統制度的沿革，而是透過一些與美國史上43位總統相關的個人物件來描寫各個總統的事蹟，並透過



圖十：林肯的帽子及說明牌



圖十一：NMAH入口的牌子，大致說明了該館對於介紹歷史給大眾的目標及理念。

這些個人化的物件（如泰迪熊與老羅斯福總統的關係、第一夫人穿過的衣服）試圖呈現總統的「個人」層面給觀眾，塑造出凡人（而非精神象徵）的形象和生活面，拉近目標觀眾（美國人）對總統的親近感。其中林肯總統除了在此展覽有一席之地外，還另外有一個專門介紹他的獨立的展覽，也同樣是以他的個人物件表達他個人化的一面（圖十）。

雖然NMAH擅於透過許多單一物件的手法來說明許多單一的小故事，以及以串連「挑選過的物件」成功地構成策展者設定出來的展覽大主題，但是不免予人「見樹不見林」之感，特別是整個館中竟然沒有任何一個展覽給予觀眾一個概括性的「美國歷史」的介紹！倘若觀眾不是美國人，對西部開拓時代、蓄奴時代、艾迪生的生活年代等確切年代和社會經濟情況所知不深，或者不知道「綠野仙蹤」音樂劇的時代性以及受歡迎程度，看展覽時怎能不覺得「霧煞煞」？像“The American Presidency: A Glorious Burden”也常被批評為只是美國歷代總統個人宣傳的展示櫃，而非一個教育觀眾有關美國總統制度發展史的展覽<sup>7</sup>，偏偏NMAH就有許多採用與該展覽相似策展走向風格的展覽。此外，細看這些展覽，我們不難發

7 如Edward Rothsten的評論“America’s Attic, Ready for a Second Act”，刊於New York Times，Nov. 21, 2008.

現，許多展覽還是只介紹了美國「正面」的部份，比如讚揚電燈和交通建設的科學發展與研究，而甚少提到這類發展可能的負面層面和其他美國歷史上的負面影響。而且，NMAH在展覽物件的挑選上也不免予人「宣傳」之感，例如National Treasures of Popular Culture中挑選了許多商業化的物件。不過，反過來說，NMAH的做法也讓人驚訝，原來許多以為難登大雅之堂的生活物件，依然是大眾生活史甚至是政治史的證據，一樣可以成為歷史介紹的素材；歷史的介紹可以有許多切入的角度，包括大眾的娛樂生活（圖十一）。

國立航太博物館（NASM）和國立美國歷史博物館（NMAH）其實都在展覽中包含著「宣揚國威」、「肯定國家正面價值」的訊息，或許這是這兩間博物館身為國立博物館的使命也說不定。筆者認為這兩間博物館都呈現了如何在展覽中用糖衣來包裝一些特定的價值觀，只是呈現的手法及深度不同，而當然其最終的目的及該館的願景（vision）還是會被評論家視破。但無論如何，兩間博物館還是透過其富娛樂性（或者可說是寓教於樂）的展覽成功地傳達了它們想「教育」給大眾的訊息，就展示的手法上也提供了許多值得其他博物館借鏡的地方，筆者特別欣賞NMAH以物件和特定類型的產業主題作為敘述歷史切入點的做法。歷史可以很生活化，愛國主義也可以很娛樂——儘管博物館本身可能會冒著淪為各類受歡迎物品的宣傳場所及陳列室之風險就是了。

（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紐約聘助理）

#### 參考書目：

Crane, Susan A. "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 *History and Theory* 36, no. 4 (Dec. 1997): 44-63.

McMahon, Michal. "The Roman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2, no. 2, (April 1981): 281-296.

Stratton, Michael. "Integrating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History: 'Engines of Chang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1, no. 2, (April 1990): 271-277.

New York Times